



正宗大王御製

正宗大王
別編

詩碑
教致祭文
批說題

共二十二

16
2312
22



詩碑 致祭教批說題

神宗諱辰有感

望南漢

金尚憲

又敬次肅祖韻

尹煌不祧詩

大老祠宣額

南漢

鐵原褒忠祠

李成梁影堂

剪秋羅

等壇龍壇志感

金應河褒忠祠

毅皇禮涉辰

又題二首

綾原大君

迎恩門

敬奉閣

林慶業宣謚日

賸李福源赴瀋陽

書揭尹集鄭蘊廟

李如松建祠日

金祖淳出疆日

賜具得魯

宣武祠

李提督侑祭日

宋時烈神道碑

武烈祠

皇壇

忠烈祠

麟坪大君墓

李提督祠

李成梁

義士車禮亮後孫婚娶

申翊聖

李如梅

編尊周錄

崇烈殿

金景瑞

白大豪林寅觀并亭顯忠祠

洪翼漢尹集兵達濟

鄭雷呷

鄭雷呷後孫錄用

黃皓一追亭顯忠祠

鄭蘊

李提督後孫唱芬日

崔孝一宣謚日

大報壇

洪順中拉贈

李浣墓

宋時烈後孫叅皇壇聖拜

事大禮詠

李士龍

李如松孫授兵聞

題曆事明原後

鄭經世

忠臣諸沫賜謚

黃皓一尹集追配忠烈祠

賜謚洪翼漢尹集吳達濟

金應河

黃皓一追亭顯忠祠

列聖御製別編目錄



卷之四

正宗大王

詩

神宗皇帝諱辰有感恭賦

又敬次 肅祖志感韻

南漢雉堞入望如在眼中嗟此寄城尹

剪秋羅

毅皇禮陟之辰不任風泉之思聊嗟一律

迎恩門

驢端揆李福源充上价赴瀋陽 并小序

檢校內閣待教兼司憲府掌令金祖淳出疆

日詩以贈之

李提督侑祭日嗟示在直閣臣承史

皇壇親享日敬次 兩朝御製韻

凝鑾軒望南漢

命文正公尹煌不祧詩以志感 并小序

書揭鐵原褒忠祠 并小序

命築壇龍灣歲侑 皇朝遺民林寅觀等九

十五人用故副學李端相韻志感二首 并小

序

用上梁六偉韻又題二首

謹題敬奉閣 并小序

書揭尹忠貞集鄭文簡蘊兩忠臣家廟 并小

賜冬至書狀官具得魯

文

文正公宋時烈神道碑銘 并序

達川忠烈祠碑

先正文正公金尚憲致祭文

大老祠宣額日致祭文

寧遠伯李公成梁影堂致祭文

遼東伯金應河褒忠祠致祭文

綾原大君備致祭文

忠愍公林慶業宣謚日致祭文

提督李公如松定不桃之典購第建祠日致

祭文

宣武祠致祭文

武烈祠致祭文

麟坪大君潛墓致祭文

李提督祠堂侑祭文

東陽尉申翊聖貞淑翁主致祭文

南漢崇烈殿致祭文

忠正公洪翼漢忠貞公尹集忠烈公吳達濟

致祭文

忠烈公黃一皓追享顯忠祠致祭文

忠壯公崔孝一宣謚日致祭文

貞翼公李浣墓致祭文

贈星州牧使李士龍致祭文

文莊公鄭經世致祭文

忠烈公黃一皓忠貞公尹集追配江華忠烈

祠致祭文

遼東伯金應河致祭文

寧遠伯李成梁致祭文

皇明摠兵李如梅致祭文

襄毅公金景瑞致祭文

忠貞公鄭雷卿致祭文

文簡公鄭蘊致祭文

大報壇禮儀增損問議教

先正宋時烈後孫參 皇壇望拜禮教

李提督如松孫源擢授兵閫教

忠臣諸沫贈職賜謚其姪弘祿贈職教

皇壇大享日贈都憲申冕加贈賜謚忠正公

洪翼漢忠貞公尹集忠烈公吳達濟賜祭

教附註文正公尹煌賜祭教贈參判崔孝一後孫壇享參班教

忠烈公黃一皓追享義州顯忠祠教附註故忠臣崔

孝一加贈車禮亮安克誠追享顯忠祠教顯忠祠脩諸臣賜祭教宣武祠修補教

故通政尹衡甲不祧教

因義士車禮亮後孫心先婚娶查實啓諭箕

伯濟尹教附註車義士祀孫令濟府設窠給料教襄武公鄭鳳壽後孫聖

鶴錄用教

錄用忠翼公鄭崑壽寧遠伯李成梁光國功

臣俞泓後孫編成尊周錄教

附註丙辰贈承旨趙廷翼

賜謚故博士尹衡志贈職贈都承旨鄭百亨後孫壇享參班教

本朝義士白大豪等 皇朝漂人林寅觀等

春秋并享顯忠祠壇教

附註壇祀儀節教

錄用 皇朝人黃功後孫教

忠貞公鄭雷卿後孫錄用文正公趙光祖家

可為祿仕人訪問教

李提督後孫熙章唱第日除職教

附註李熙章紅牌改

書教

禮曹贈執義洪頤中贈都承旨洪錫箕旌贈

議啓批

事大禮說

題曆事明原後



列聖御製別編卷之四

正宗大王

詩

神宗皇帝諱辰有感恭賦 丁亥

萬曆神功若普天
漸東洪化我家偏
帝恩可忘存邢日
國恥能酬去衛年
極北明星無處拱
江南紅豈有謠傳
三壇是日淒淒雨
曉灑君臣望拜筵

又敬次 肅祖志感韻

設壇宮苑報 皇明珪幣虔伸事大誠 玉輅東

巡秋節屆漫將清淚憶周京

南漢雉堞入望如在眼中嗟此寄城尹

層巒疊石漢南城西將臺高可按兵請看三田頑
石立當時奇計媿陳平

剪秋羅

戊子

燕京中貴家家剪秋羅雖合裁衣裳紅堯奈爾
何

毅皇禮陟之辰不任風泉之思聊唵一律

丑巳

望拜今朝禮吾皇陟配辰神京方鞠草文物搃
腥塵再造恩無極千秋感愈新那堪延詔路歲歲

送行人

迎恩門

辛卯

吾東再造即皇恩天勅躬迎必此門悵望西京
為茂草靈光於魯感猶存

贖端揆李福源充上价赴瀋陽

并小序
癸卯

皇帝將以今八月東游至瀋陽我國創遣
使迎侯乃以端揆充上价輔相予所倚而
朝夕也卿且善病予豈欲重勞之顧以今
之專對非卿莫可也噫涸灘以來凡我上
下孰不忍痛包羞而彼待我厚我豈必愆

子禮乎故其所賚方物予既臨殿閱視且
令卿親行事毋曰夫既或治之不惟勢之
所使然耳禮則然雖然 皇壇在彼匪風
下泉之思寧忍一日忘于中也以詩贐之
愾念之懷自有形于言表者須祕之勿宣
也

王帛尋常入薊幽棲棲六月又征翰素熊戰處離
宮壯遼鶴飛來故郭愁雅度須教徵禮義雄詞應
遣洗啁啾中原人士如相問鴨水依然萬折流
檢校內閣待教兼司憲府掌令金祖淳出疆

日詩以贈之 壬子

五世六專對忠勤人莫京後繩趾厥美今歲膺茲
行雪積曾餐苦冰餘舊飲清往我能覘國毋負使
華名

李提督侑祭日吟示在直閣臣承史 癸丑

王輅東巡七月時美人餘思隰苓詩城南是日冠
裳會左海陽秋少保祠

皇壇親享日敬次 兩朝御製韻 丙辰

王輅東巡恍見親依依壇木寄王春山河極北淪
諸夏牲醴吾東享肆陳數十麟經淹日月三千鯨

域葆冠巾齋衣肅穆監明水萬折餘誠 志事遵

凝鑾軒望南漢 丁巳

萬馬雄都百雉墉山樓層翠望重重辛勤寄語南

城尹萬折毋忘立馬峯 南漢將臺扁以毋忘故結句及之

命文正公尹焯不祧詩以志感 并小序 戊午

是日行望拜禮風泉激感因想斥和諸臣
抗疏爭死之烈宛若隔晨其中首先倡義
者文正公尹焯是已昨歲倂酌略致愾念
而際聞不祧之典獨闕而不舉甚是欠事
特命勿遷遂題一詩用替侑廟之意

世謂八松節青青孤竹如同心三學士明義萬言
書北海名猶在東牕計奈踈方裡延百歲肇自拜
壇餘

書揭鐵原褒忠祠 并小序

皇朝誥贈遼東伯謚忠武公金應河深河
赴戰三回甲之暮春十九 烈皇帝諱辰
與忠臣諸家後裔祇拜 大報壇之奉室
先命宣傳官等單薦忠武祀孫宅基當日
除宣傳官又命武將之為忠武公李舜臣
忠肅公趙廷翼後孫者往至北營試柳葉

死聖德集卷之四
四
箭賜初試仍御北苑親試賜第特付戊午
式年之榜事若有待豈勝愴舊若使英靈
有知必不禁涕淫淫遂書一絕揭于鐵原
褒忠祠

男子聲名聞四夷遼東華誥海東姿深河老柳如
人立知是將軍倚劔時

命築壇龍濟歲侑 皇朝遺民林寅觀等九

十五人用故副學李端相韻志感二首

并小序

記昔林寅觀等奉 皇曆航海而來也距
涪灘二十有四年薄海黎庶方謳歌思漢

而詢其鄉則泉漳也叩其言則華夏也慨
南船之消息歎北極之朝廷翹首企喙若
將復覩皇華之盛也當其時防海之禁甚
猛而東歸之跡易泄既無可以循故途而
還之也又無可以討僻壤而居之也竟不
得不出於不得已之舉真古人所謂流涕
引刀者是已此故副學石室山前之詩所
由作也環箕封小大婦孺之拊心潛歎者
百年如一日豈忍詳哉豈忍忘哉每過弘
濟前路追想黃功擊劔論襟事輒不禁愾

念感咽近因壇侑義起之典遂步石室二章用刊白馬之山替續黃鳥之賦時戊午

孟秋 神宗顯皇帝諱辰之翼日也

蟻訕龍伸自去來今人田地昔人開當年不有燕行恨誰遣英魂是日迴

肅然風自楚江來江上招招大酒開一渡此江無淨土環東千里往仍迴

用上梁六偉韻又題二首

誰遣胡塵滿塞北春秋時講汾師直楚頭吳尾問如何起覘秋空攙搶色

水犀衲襦簇戲下梨花劍氣桃花馬即今四海皆腥羶誰是關山轉戰者

謹題敬奉閣 并小序
○巳未

閣舊在兩關槐院一曰敬奉閣一曰欽奉

閣閣之設所以尊閣也即我 寧考義起

之盛典也其詳載寶鑑別編 皇朝誥勅

自 高皇帝洪武建元二十五年體天牧

民永昌後嗣之詔至 顯皇帝新修會典

及出師平倭之詔隆恩浩渥東薄于海海

外方數千里喙息跂踵凡有血氣之倫莫

不感激愛戴如天地焉如父母焉顧今時
移事往冠履易置裳華蓼蕭之詩不復作
於東土而紫泥黃帕之為萬世珍藏者尚
不免皇輿之蒙塵今閣之所揭奉 高皇
帝以後 御書御畫諸本 誥命印本而
金章寶墨光榮燭地自令人瞻望徬徨不
翅若曲阜烏號之遺也槐院圯而閣惟歸
然每過此愴焉以傷是歲七月二十有一
日晨朝祇詣 皇壇遙拜 顯皇帝諱辰
仍命有司移構於壇西而越三日移奉

誥勅于齋殿仍始工役不日而告成其翌
日自齋殿揭奉如初遂與提督後孫三學
士金文忠文正鄭文簡家人行禮門邃冽
泉陛級重重恍然若下拜登受西顧周道
有涕沾臆茲賦近體一首以識尊王之義
自有天地生民以來莫有盛於夫子夫子
之功莫有大於春秋春秋之義莫有重於
尊王凡百有位尚亦知予之心而三綱明
九法立變陰而為陽內華夏而外夷狄未
必不肇基於斯閣也云爾時 顯皇萬曆

後三已未

江漢朝宗萬里濤 皇恩浩蕩注麟毫
唐堯竝立山河鞏周稷重光
日月高草木皆知今鯨域風雲
猶帶舊 龍袍昭回北苑瞻新構
百世吾東奉赤刀

書揭尹忠貞集鄭文簡蘊兩忠臣家廟

并小序

朝詣泂泉門外行禮仍審敬奉閣新址雖
是騰鏤之本 皇朝誥勅藏于 皇壇之
傍絳雲青簡若接昔日皇華之盛周旋登
降當作何懷自 洪武二十五年煌煌誥

勅輝映海山四牡交馳視同內服惟我
列祖是承是述拱護如彝器尊閣如大訓
逮至南城之駐蹕也忠貞公尹集文簡公
鄭蘊言於 行在曰彼若求 皇朝誥印
以義爭之彼必見諒 聖祖獎之而時危
事窘難以義爭大王珠玉不得全有於去
邠之時則此志士仁人所以拊膺長嘯至
於投血而不知止者也適當是閣之移建
想古人為國先事之憂尤切曠感李提督
三學士兩大臣祀孫之參班昨既有命文

簡後孫豈可獨漏乎使之一體參班騎箕
百年久闕官享豈非欠典文簡公鄭蘊奉
祀孫內贍奉事鄭軾特除守令書下七言
絕句一首書揭于忠貞文簡兩忠臣家廟
用示予寤寐不忘之意

日長山色碧嵯峨鍾得乾坤正氣多北去南來同
一義精金堅石不曾磨

賜冬至書狀官具得魯

王帛年年走北槎誦詩三百掩皇華陰山不盡勾
奴氣易水猶傳壯士歌積雪大凌河上駐清風孤

竹廟前過中原父老方思漢寄語行臺費揣摩近聞

燕輅臚章無道春秋之義者此亦可以觀其世矣
雖空言無補自有維持之重如書狀者不可以不
知此矣

正宗大王

文

文正公宋時烈神道碑銘

并序
己亥

公生于 大明萬曆丁未獲末命于 肅祖己巳

是 崇禎紀元之六十有二年也事我 仁祖

孝宗 顯宗 肅宗四朝官至議政府左議政謚

文正學者稱尤菴先生暇食文廟後又追配 孝

宗室廟庭公夙契儒者之學凡於性命蘊奧靡不

潛究力贖外內交修動靜無間其用工也積累純

熟其收效也剛毅精密又惓惓於春秋大義以明

正宗

列聖御製別編卷之四

理正倫尊華攘夷為己任嗚呼時則丁城下之羞
惟我 孝宗大王寤寐英豪奮發有刷恥之念進
公于朝廷寘帷幄俯勤仔肩之託密勿訐謨外人
莫有得以知之者公亦受命屏營期效盡瘁之義
而 仙馭遽昇 聖志未伸嗚呼所謂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者非歟公墓以公遺意封前不立石後
九十一年己亥廷臣有言于寡人曰古帝王尚於
勲舊躬為之篆首况先賢之隧乎予乃書公碑面
著為文叙公之蹟嗚呼是謂有時存焉者乎又可
謂有曠世之感也歟公名時烈系出恩津之宋少

師文元公金長生長生之學自於文成公李珥云
銘曰

是惟文正之宅後之人其可式

達川忠烈祠碑

戊申

有天下之節有一國之節有匹夫之節雖其限於
地而局於分亦由器量之大小使之然爾故自經
於溝瀆君子莫之許而忠臣烈士之磊落相望者
往往思不出疆場之外嗚呼節之於天下也難矣
哉然則跡起一國而辨天下之大節若故將軍林
慶業者可不謂尤所難也乎將軍忠州人幼驍勇

絕倫稍長學兵法善騎射嘗曰吾幸不為物為女而為男子安能局趣老此邦也舉武科崇禎六年為清北防禦使時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叛據牛家庄將軍與明兵夾擊大破之天子以其先登勞授將軍總兵賞賚特厚天下以此知將軍名九年清人大舉寇我將軍為義州府尹堅壁壘多張疑兵清人知有備直夜渡薩水趨漢城轉圍廣州將軍欲用孫臏故策出輕騎襲瀋陽節度使固止之而清人遣三百騎先還以接應軍後將軍追斬其將殺其騎過半年廣州圍解清人徵兵

于我將攻東江脅將軍為前鋒將軍偽喜曰東江天下珍寶之所聚城陷則虜獲皆前鋒有也於是清人爭為前鋒而將軍不與焉十三年清人又攻錦州將軍以平安節度使被徵在行間故遲留師期以利明兵及遇明兵於蓋州暗令砲射者去丸鏃明兵亦如之兩軍一無所傷既而佯沉善泗二卒于海從水中抵明營曰朝鮮雖與清盟終不忍倍明天子詰朝二卒歸報皇詔其事祕人莫能詳然清人已揣將軍意恐深入反為患令將軍東還自此天下益知將軍之義十五年

列聖御集卷之四
十二
錦州破都督洪承疇以其軍降清初將軍之在石
城也潛遣三船密通軍謀於承疇又嘗陰求義僧
獨步齋奏咨如 明至是事并覺清人發使者逮
將軍將軍杖劍而起曰大丈夫寧徒死耶即道亡
為僧持浮屠券給賈人裝舟往海西輸穀者既中
流出懷中劍叱曰我林節度也將赴 明朝不從
令者斬衆皆懼伏乃揚帆向登州未達風驅入海
豐縣登帥聞將軍在海豐急遣人邀置幕府常與
議兵事間使出剿土賊將軍設奇計縛其酋以獻
登帥甚重之十七年燕京陷將軍尋亦為清所執

繫至北誘使之降曰苟爾降無憂不富貴且爾生
不識 明天子守死無義將軍歎曰吾誠圖存何
必浮海自投於 明耶今 明事已去吾豈以富
貴易其心也清人義而厚遇之於是將軍之節聞
於天下云會本朝有沈器遠獄辭連將軍使使求
還於清下吏驗問亡狀賊臣金自點素忌將軍因
而鍛鍊而殺之臨死大呼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
我時年五十三 肅宗朝追復官爵賜謚忠愍
英宗朝忠州人圖像立祠于達川舊居 特命額
以忠烈劃給享田我 兩聖褒嘉之典吁其無憾

矣予於臨御初聞祠久荒頽不庇風雨命有司葺之戊申摸遺像重安其靈建綽楔肇旌其間治牲石俾峙于祠之庭而特書其天下之節曰將軍生於偏壤而不為風氣所囿職於陪臣而能以王事自負其卓犖不羈之志縱橫不局之才不待舉登萊之帆而固已吞遠瀋雄海岱矣是將彌宇宙而皆吾分內孰區區於山川之限哉然非才與志之難之才之志盡其節之為愈難故曾子之論君子不僅以託孤寄命而至臨大節不可奪然後始深許之夫甲申之變天子之貴戚大臣搏頹殊庭以

丐全其性命利祿者何限也乃將軍非有奔走服事之舊緩急心替之託寧以義死不忍以不義而富且貴捐一身於所必無幸而樹綱常於地分之所未必皆然使天下之人皆知有將軍之節而國與有立焉此其器量之所範圍果何如也嗚呼劫火燿而日星炳狂瀾倒而碣石在志士之於是刻也儻有繁欵而不能自己者夫遂系以詞曰
劍湖月古兮江流吐吞達巷人去兮曼聲愆寒老柏荒祠兮千秋綱常雲車霓旌兮英威颯爽臣拜稽首兮天子在上偕彼熊素兮左右虎韞于何

夕降兮魂翱翔乎常所之眷言周道兮禾黍離離
舍魯安適兮父母之國毋遽廢徹兮神嗜飲食爐
升一炷兮豆實百芬蘊義融結兮歎息如聞瞻前
忽後兮風歸肅然晨星有嘒兮問光恠乎斗牛之
躔

先正文正公金尚憲致祭文 乙巳

卿惟大老正氣降嶽其文韓曾其學濂洛立幟挈
領于壇于室脚牢志確賁育莫奪滿貯麟經鐵肝
石腸月暈南城隻手扶綱共我三士遼野漫漫雪
窖蘇節燕獄文蘭足踏胡地頭戴漢日天遣生還

無恙皓髮深深太白木居麋友聲聞華夷望傾山
斗伯兮叔兮節均名齊遙拜 毅皇是日何懷西
山之薇東海之水舉以酌卿清標是似

大老祠宣額日致祭文

猗我 寧陵宏謨復雪一部陽秋長夜日月有臣
同德起自巖扃氣鍾農洙學印朱程滔滔江漢萬
折朝宗一心兩注上薄蒼穹棗方賜貂髯遽攀龍
清心曉月 陵柏鬱蒼詩以瀉血直訴 雲鄉地
闢永安即祠于旁往事昭森雲水同白箕駮尻輪
以朝以夕予謁 仙寢多士是聽中間作輟周四

十星指點古墟草鞠樹密眷言芬躅屢勤綸綍肅
清遺像有翼新牖 珠丘咫尺王欄左右既侑
太室又躋文廡匪乏報祀洵美茲土昭融契合罔
間神人萬古長隣一體明禋予慕先生大義正學
墓刻豎碑廟名書額手鈔遺編兩賢傳心南宋東
魯寤寐予欽天下大老曰周太公今焉有之左海
之東後千百年有儼斯宮

寧遠伯李公成梁影堂致祭文 丙午

猗寧遠伯濯濯赫赫古孰與倫漢李唐郭出塞橫
行對壘無敵穹廬懾威不敢南牧克繩厥武有子

提督昔值龍蛇公乃訓迪曰彼東土父母之國爾
躬不有誕樹爾績提督遂奮恢我 宗祏旆抵鴨
綠矢驗鷺白欲報之功燕然可勒太歲涖灘星霜
幾易大樹風聲丹青半幅睠彼沁都有廟殖殖環
以大溟萬折趨壑昨拜 皇壇曠世感極雲仍銜
命寔薦洞酌

遼東伯金應河褒忠祠致祭文 丁未

曰昔 萬曆己未二月 帝赫斯怒濯征虜窟眷
我東服索賦從戎惟弘暨瑞受服于公卿時奮袂
左防營將兵頓深河元帥劄勦曹莫我聽為陵為

律握刃開弧卿不苟活志激喪元氣壯張拳死聞
于朝 天子愍然微卿一辦以華而夷視彼貞珉
大老有辭 聖朝褒忠于廟賁額予拜 皇壇適
丁舊甲匪風之感遂及伊人我酒孔嘉尚格維神

綾原大君 備 致祭文

皇明大統丁丑王春北虜匪茹我妾我臣公於是
時介弟之親雪涕抗章力扶墜倫天下萬世有辭
東人 章陵樹德公為麒麟 仁廟恢基公攀翼
鱗不顯亦世日星秋旻其後也昌後承牲牲玄遠
通籍亦推恩綸我思昧昧如隔茲晨迺薦菲儀瀛

毛貳陳

忠愍公林慶業宣謚日致祭文

戊申

維歲戊申六月朔朝遣官宣故忠臣林公慶業謚
忠愍以是日命有司辦具牢酒予為文使宣謚官
吏曹正郎成德兩就公廟侑公之靈其言若曰國
以義重天下皆聞文有三忠武有將軍或守其正
或竒其跡所就則同鼎呂之力五嶺磅礴窮于柱
屹介以為州達水橫截鳴弓走馬地局心長起尹
龍灣西維用張島海決漭機變縱橫進豈犯順洎
亦導情卒逢彼怒隻劒登途死不我畏徒死非夫

誓天登舟登萊在望超身楚囚寄蹤漢將一展素志以報天子事去涖灘已矣矢死敵猶義歸逆迺譖毒危忠炳丹幽寃瘞碧予讀三忠暨將軍傳滄桑起感江石不轉卽像懷風葺祠捐金彼排節者抑獨何心雲孫作宰云延卿謚鞭霆駕虬來嘗茲解

提督李公如松定不祧之典購第建祠日致

祭文

維崇禎紀元後百六十一年歲次戊申十二月戊子朔十一日戊戌朝鮮國王謹遣近侍敢昭告

于有明上柱國光祿大夫提督遼薊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少保贈寧遠伯謚忠烈李公伏以提督之生天為我東家傳黑梨世推瑯弓島夷荐食帝命虎臣臨江飲馬旌旗如神山河再圓草木皆知粵瞻中州萬事今悲公孫在東理有使然每年禁苑咸造冽泉嗚呼可忘平壤之役鳴弦獨出舉鞭直薄向微一著漢非吾有惟楊暨陳來亦先後破竹之形藉公此舉雲仍靡家香火無所凡在朝紳勲猶賜第矧惟尊靈寧莫妥揭費出大農奠厥攸廬

噫燕與薊不可以居北有 報壇安且無違酌以
斗酒使予繁欵謹以牲醴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宣武祠致祭文

自始祠公幾閱滄桑大地淪喪王春渺茫獨我三
韓宛其舊疆公則再造一食可忘 帝有明命二
公是將尚書多籌威武遠揚分調水陸直擣南方
約束鯨鯢奮如驅羊嗚呼經理誰不沾裳衆口有
碑巧舌成簧馳書籲寃旌旗攷光邦人寓慕儼然
一堂彼從征士亦既在傍地無乾淨神所徜徉
洪武赫業肇自戊昌况逢是歲萬折心長神京之

思虔薦茲觴

武烈祠致祭文 己酉

卉服之燿我槎乞靈若楚申胥七日秦庭文臣齟
齟武士偃蹇公維司馬右我懇懇王師東征繫公
之力何須衝冒始曰為德古綃精神居然左海苧
蘆山河箕封遂大颯爽英標永瞻山嶽酌彼江漢
敢徵冥格

右石尚書星

今去龍蛇且年二百之名之績可泐金石黑稍瑯
弓三韓再奠公曰是役得意之戰公孫返本不址

而東靈其曷歸九州昏戎永世俎豆豈云酬報蔓
蔓者草賸彼周道嘉平越三降嶽是日鼙鼓虎甲
肅將芬苾

右李提督如松

少保戲下公馬在左劒騰繡花馬逸霜踝淚上之
城門曰普通大旆先之月星晦蒙鹿角棚子一時
飄碎封豕長蛇不戰而退微公大鑿我不冠裳百
世之思載潔壺觴

右楊總兵元

於乎不顯曰李總兵寧遠之子忠烈為兄強春策

禎戚謨昇暉咸隸中權一聽指揮含毬之役信布
猶怯公其大男烏醜敢敵半幅丹青尚留英眇是
日饗之曠野風戰

右李總兵如柏

瞻彼七星古壘嶙峋行客咨嗟曰昔壬辰軍號右
協大戰於斯江光如練劒戟逶遲大礮以衝門者
斃焉因公一辨我疆迺圓曷云能酬江上有廟溪
毛行潦靈應立醮

右張總兵世爵

麟坪大君

潛

墓致祭文

壬子

有亭巋然駱山之岸金扁焜煌 聖祖宸翰 聖
祖曰咨咨予介弟提攜備嘗苦荼甘薺逝矣遼野
積雪峻嶒馬吃白草人鑿玄冰呵寒大被手擁頂
抵東歸有喜分巷連邸樓對花萼朝夕二陽郵筒
迭傳蕩宮填商 鶴禁龍墀莫替斯樂謙謙慄慄
蹈虎尾若三棲潘館九渡鴨水有事則前國耳公
耳鞮猾縮頸虜噴卷舌保我耆舊休我士卒珊瑚
短袂載屹維城在漢風下河間東平謚曰忠敬驗
之蠻貊一字一涕酌文孔赫 兩朝繼之世侈殊
典周葬歸豐晉碑樹峴煌煌奎藻若新潑墨徵稿

壽傳藏之芸閣予謁 光寢路出祝星霜楓露菊
悅接儀型歸羸在後其室蓁蓁來汝鎮翼陞汝秉
淳召見文陛亦逮童穉于嗟乎麟 寧陵遺思汪
汪松溪朝彼驪江長衛 聖祖佑我家邦

李提督祠堂侑祭文 癸丑

維 萬曆癸酉紀元後二百二十一年歲次癸丑
七月壬辰朔二十八日己未朝鮮國王謹遣臣禁
衛大將李漢豐敢昭告于 有明上柱國光祿大
夫提督遼薊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
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少保贈寧遠伯謚忠

烈李公伏以陟彼北苑言采苓榛伊誰之思是日
帝巡公在左右黑梁雕弓一起山西再奠海東徼
爾其魚鱗然桑麻邦人繪素髯戟腹瞻召棠勿伐
矧茲雲孫勗女思本錫名曰源躋之卿月其帶荔
金永世奉禴祠屋城南載侈牲壘周甲與同靈來
蜿蜿大樹英風碑忠武阡贈士龍秩案上有書春
秋一帙謹以牲醴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東陽尉申翊聖貞淑翁主致祭文 乙卯

如許器識暨厥文章以地而局惜哉東陽然有大
者赫赫顯顯氣鍾磅礴脫略禁齋值世昏濁公作

明星圍城風雨公抱麟經劍隨書翻筆浼碣名蹈
海魯連鬻雪蘇卿玄翁留型石室同德 穆陵家
法釐降貞淑簾影垂地其敬如賓中宵一卮所扶
彛倫百載遺芬增予慨慷徵子虛賦贖魏公庄城
南喬木孫枝蔚叢賁我卿士齒我法從最奇魁甲
前乙後乙與國同慶自天祐吉思庸展親有酒盈
尊永言不忘忠臣碩媛

南漢崇烈殿致祭文

厥初鴻厓三國竝世高氏之胤實維百濟煌煌樹
立雄視遼碣士馬一奮褫彼鞅鞅手闢草萊有取

疆界東極羅麗西南于海弄珠橫梁風動光爛綃
布絲麻歲量豐儉民具飽德從者如雲叢爾慰禮
未易容羣江漢之陽山曰日長允美茲土禾稼穰
穰維十三年遂成大都天府金湯翼翼鴻圖我朝
因之屹若保障丙歲胡燹暫勞 仙仗靈應濯濯
雪中陽春小大稽首依我明神神其格思古廟丹
青楣闕顯號有駭瞻聆蜀城公安帝以名扁雲峯
於越亦稱句踐維予曠感式崇其烈哿矣殿額於
赫祝節山川增氣草樹生輝維億維萬侯無我違
壽我福我海晏河清何以報之牲醴肥馨

忠正公洪翼漢忠貞公尹集忠烈公吳達濟

致祭文 丙辰

予讀麟史首揭春王一統之大萬世之常常為大
經是曰秉彜是循是率無是則夷卿維挺特奈何
乎天人為越蠡我則齊連遼水蒼漭白刃如束蕃
漢聳觀謂公感感及見公來其步閒閒千秋燕市
竝武文山奕奕冠裳左海一域有辭天下繫誰之
力值茲春暮穆將愉兮廣樂勻天陟降攸躋壇木
晨響亦有悲風風馬雲旂儵忽于東我思瀾瀾實
維在卿日回成仁有酌斯洞

忠烈公黃一皓追享顯忠祠致祭文

烈烈維卿莊武之孫文敏之子挺特華門鳳儀明
廷王珮璆鏘魁梧之氣鍊金之腸執勒南城火衝
羶穴駐節西塞丸封瀋碣胡騎日轢至于海關獨
夜戍樓登陴長歎江州裘帶左氏春秋撫劒徘徊
疇余同仇惟崔義士抵掌雄談曰我投袂駕海而
南一見天子直擣殊庭瀚波可梁燕山可銘卿
乃促膝汝維丈夫庫有金帛維汝是圖層濤沃日
高帆橫天荆歌漸筑縱恣後先一往無還有謀間
之威喝如虎弱肉難支卿為戎首鴻毛斯擲風雲

晝晦斗血化碧彼濟之曲祠揭忠愍七人同饗輿
頌是允予維義起俾卿光躋漢宗之東箕封之西
草木交輝士女謳吟英爽歸來笳鼓流音翼翼沁
院亦既俎豆猗歟忠烈永迪窮宙

忠壯公崔孝一宣謚日致祭文

剛克為伐介冑有勞臣分即然王者亦褒以屬國
士從皇帝殉宇宙終古幾許英雋所不能辦卿
特有之昏衢日星赫我東陸卿始浮海大酒悲歌
媵我其誰維安暨車鯨濤千里舟楫渺然颿于登
萊遂入蘊燕天子曰咨四郊多壘爾維干城惟

武是備太歲涪灘卿亦無奈漢人紅堯獨卿不拜
黃帝真遊蓋有喬山山哀浦思龍髯之攀載籍極
博孰與卿多鉅鹿之想白馬之阿煌煌華誥馳以
上卿既忠且壯易此嘉名于以躋之忠愍之祠神
來自東星輪霓旂哿矣雲裔若若隣綬西人稽首
仰如魁斗義爭秋色酒如鴨綠山河間氣永為藩
服

貞翼公李浣墓致祭文

上宇下宙迺挺人傑隴西之種師中之吉仗義而
起為王干城忠信甲冑四國是營轅門如海風雨

草檄為將為相誰之不適遂從鞍戰一蹴虎榜青
冥鈇鉞逝矣西方遏糴嚇劉揭竿走英魏陵潛伏
鄭裨先勁謀言孔臧疇與我敵免原騰躍天地同
力蓋州之楫仰誓雲星既活我民克尊王京嗚呼
涪灘萬事悽駭曰余何歸載薪載膽暨我文正疏
附帷幄死生以之君臣骨肉半夜卧內宮虛無人
曉鼓夔夔天語諄諄卿在北營已亥維夏如聞
嘆息是何聲也聲在禁苑萬木森森塞油徊徨有
涕浸淫弓劒莫攀鼎鼐非滌沙囊徒設戰艦自橫
從葬于周密邇梧雲大老遺祠亦江之濱相將劒

履衛護 鑿輅馬巖北拱驪水東注有赫精爽在
之左右慨予宿齋夙拜 神后拊髀之想矢此侑
詞來汝後孫有爵斯縻為澆醜磊大酒盈酌欲知
卿者紫陽綱目

贈星州牧使李士龍致祭文

豈係地分因人而高維唐衛士紫陽揭褒嗟汝特
節柱下亦曠蕃漢之戰海檝相盪汝維血視礮而
不九蕃酋懾睨漢卒叫謹白刃如麻戎毒斯逞旂
旂倭遲有煌名姓伽椰之野巫陽招招祠以侑之
山藪溪毛既廩厥後迺宣華額我詩肆好風茲凡

百

文莊公鄭經世致祭文

予好朱書會通彙分觀於酌海得卿所存淑諸退
陶忠於紫陽彼訶罵者抑獨何腸卿起南服氣鍾
嶠洛羽儀王廷進以經幄纒纒三易折枝掛勅南
床峻簡上駟寵錫時則板蕩外內宣力討復之義
濟安之策賊臣內訌夷然遂初愚伏山中校屨圖
書瀝血萬言奈彼衰耳再嬰縲綫彌貞金矢 聖
祖改玉望重賓師邇英之筵漏徹晷移王署長席
卿月猶兼抗論邦禮義正詞嚴兩賢連茹八條詢

龜濤鑑脩功山斗之推真講官才極高處見斯文
定評當世莫先倡義縑墨斤和披赤磨刃若新痛
纏南北拜苑歸來遺編在刃清飈穆如予懷高馳
况是宅相驪陽毓慶推本溯源亦宜致敬嗣孫登
臺典型尚餘有醉于卿子好朱書

忠烈公黃一皓忠貞公尹集追配江華忠烈

祠致祭文

時維孟冬海門有風風來自何登萊之東江州之
西會于沁島胥濤拍岸燕虹亘昊若有英靈蟠結
弗散予思伊人掩卷而歎粵自浚灘二百年斯大

義天地撐拄者誰機失背城策沮閉關志士忠臣
有髮衝冠于時忠烈得崔義士千金尺劍一颿萬
里拜我 天子天子曰嘉追兵大漠洗戈天河謀
匪不滅時匪不可奈何乎命時不與我壯士不還
西隣之噴死則死已卿有七尺城南夜雨薊北秋
烟隻手三綱宇宙同傳臨濟揭饗忠愍一體矧茲
沁祠名叶節惠予以俎豆即其桑梓文敏遺像颯
爽孔邇大斗之酒正氣之歌祠前滄海萬折之波

右忠烈公黃一皓

宇宙茫茫江漢湯湯九州陸沉一隅冠裳蚩蚩婦

孺皆誦三士三士為誰卿其一耳既蹈魯海又戴
漢日暈月孤城筆下腔血督師南門鼓響方酣彼
婉孌者視我眈眈旌旗風雪義色爭高佩劍相贈
秋水生濤徽墨匪辱化碧匪冤柴市正氣上千天
闔百世在前千歲在後禮義東方賴卿則有彼沁
一曲俎豆咸秩事則丙丁祠曰忠烈屹茲長嶺况
卿故宅卿不與焉曷慰忠魄靈如地水義揭日星
烈烈忠簡松柏聯馨忠簡之弟忠康為父文烈之
孫忠正是友寤寐曠感有酹洞卮何以酹之榛苓
之思

右忠貞公尹集

遼東伯金應河致祭文 丁巳

不有將軍深河一死孰知我東秉義之躋睢陽文
山合而為一昭揭宇宙 天子若曰黃沙老柳人
不忍拜取熊之烈食牛之氣童汪伏劍亦云奇男
嗟女咄女陵律何心英爽决裂上薄雲霄拱于
皇壇山河本朝挹彼江漢為醴為酒令名姱節萬
古不朽

寧遠伯李成梁致祭文 己未

維暮之春有事北苑宿齋眠具蒼珪玄衮於戲

萬曆今二百載莫曰秉彜不講則晦赫赫寧遠實始東人威振朶衛望隆遼屯隴西家風四海聞名門庭瑋璨偏裨城晟長子戎行龍蛇之難一言千句再奠三韓神皇在上提督左右于壇于祠邦人稽首稽首思公微公人非巫陽大招亦東曰歸丹青小影桑海百變恍挹英姿褒鄂酣戰廼官雲孫廼掌虎旅廼命守臣籩豆有楚明年太歲蓋又涖灘一部陽秋三復寤歎是日紆感季胤偉功滿斟滄溟庸寓匪風

皇明摠兵李如梅致祭文

山西出將帝有虎臣家傳弓槩怒髯若神是兄是弟曰三總兵碧蹄大鏖季又颺聲天兵百萬隴李節制圓我箕封廓彼蠻翳功在人心心不可渝誦公名字至于婦孺維歲己未三月四日深河一戰予今忍說趙牧不在魏寇其奈有孫東來尚葆冠帶歸然遺祠環海萬折一幅繪素兩世芬苾春晚拜苑回薄舊甲肅茲倅酌靈風有颯

襄毅公金景瑞致祭文

萬曆己未深河之役元帥鹿逸壯士蝟磔維副將軍斗血其赤白刃如束手萬人敵幽幽雪窟中郎

攸迹邊上傳言疇分漢賊蠟書東來有風撼撼改
王之後大節乃奕戰陣鼓勇慷慨一擲取以比卿
相去也百舊甲維春 王輅如覲青海餘思酌爾
英魄

忠貞公鄭雷卿致祭文

東海湯湯魯連攸蹈侯誰踵之有雪其窖于是俘
奴狴狴而吠帑罄珠玉路織冠蓋卿於藩館氣蓋
壹鬱羶帷獨夜勢成距脫兀术不逃惜彼汴人人
而獸腸危於燎原視我直舌觸汝啁啾咄陵嗟律
奈茲鬱攸如就康莊白刃閃閃一詠遼河萬丈烈

焰首稽東向尚有南冠忼慨雍容鴻毛泰山秩猶
帶魚義則取熊至于院史罵賊以從始也胡銓終
焉王倫 寧考垂綽巴翁書窳子懷輪困詩掩三
良煌煌美謚命我太常山雲作惡何累前脩思忠
別派嚼然不郵以酌以祿視鄭文簡一舉兩美瘴
惡旌善

文簡公鄭蘊致祭文

大冶鎔鐵鍾得陽剛發礪而禱義鏑仁銜淬之礪
之于彼月川平生一片伴王隨身携持報君不鏽
不鈍居然帝秦國無寸刃琅函曉徹金价宵遁徒

步踰梁足脚繭鞞圍城風雨百隸劬勦疇倡和議
屈膝翳帳手我鞞捧仰天痛哭未斧賊吭寧刃我
腹有血濡縷片片腔赤雉經不殊大老同德紅帕
芝箭 王使人視累創跼顧 皇授之璽卷懷某
里疊巘高挿飲食薇糝星曆花葉自泣金墉大抵
鐵漢名重九鼎志勵百鍊羊舌干紀奚玷皓壁卿
忠為鐔必先神殛爰改嗣胄繫舊簪纓墨綬銅章
喬木重榮嬰鋒之操握劔之節斗牛精芒千古不
滅

大報壇禮儀增損問議教

己亥

皇壇祀享見用禮儀樂舞多有未曉者而事係莫
重典章不容輕易議到姑此泯默矣幸因儒賢
之上劄建白集議在廷爰及在野僉謀詢同今可
舉而行之自此 皇壇祭儀庶免未備之歎殊甚
幸也然於釐革之際必須更加爛商期底盡善可
也先就收議三條中一二起疑之端略布已見外
此壇儀之可以損益者亦并條錄于下以俟折衷
之論劄中正樂章條以為 皇壇樂章當用 皇
朝九廟樂章中迎送神曲此說固好然取考集禮
及正史所載樂章有曰仰我聖祖又曰佑子子孫

正宗

我朝之祭 明天子用此句語有未知的當者如
宋之祀湯樂歌用嗟嗟烈祖湯孫之將等詞宋是
商之孫子稱祖稱孫允合情禮而我朝則異是揆
以禮意得無不可乎議者或曰當就原句略換數
字又曰刪去全句為可予則以為 皇壇樂章無
論迎送神及奠徹三獻諸曲并用 皇朝遺音而
不合之句改而用之似便說者又曰 三皇之祀
不於各位各用樂歌或涉逕庭云而予又以為合
奏 第一位之功德於以下 諸位恐無不可正
侑舞條以為 皇壇侑舞用 皇朝親王國祭

仁祖廟之制此亦甚好然以今 皇壇樂制但就
侑舞增六為八則是舞備而樂不備也其視 仁
廟樂制反相抵牾蓋 仁廟儀則無登歌軒架而
樂舞皆列於庭 皇壇儀則有登歌軒架而一設
壇上一設壇下以至器皿尺度亦多不同琴十瑟
四而今各為二笙八簫四而今各為一歌工之古
多今少缶鼗之古無今有諸如此類難以悉舉此
皆在所釐改之不可已者耶議者曰舞欲備制則
樂亦不可不備禮而今有財力不贍之慮又曰天
子之祭不可降從侯王之禮云者先正有已定之

論則與其苟用失禮之樂莫若倚閣之為寡過諸
說何如耶正祭服條以為 皇壇祭服用 皇朝
祭服之色此亦甚好祭服之色 皇朝則用青羅
本朝則用黑羅殊非從周之義速宜釐正者而議
者曰我國俗稱深黑色為鴉青凡於用青色之處
亦多通用故近日祭服之用黑者似非青變為黑
也遵舊之為無妨此說甚是矣三條之外亦有不
可不商量者當初設壇之制即我 聖祖義起之
禮而可以永有辭於天下萬世也噫夷狄亂夏四
海腥羶中土衣冠之倫盡入於禽獸之域惟此東

土一隅崇祀 三皇春秋大義賴是而不絕如綫
於乎休哉大抵以侯邦而上祀天子考之往史雖
無倣象而含忍之極有此冢土之禮是固迫不得
已之舉也然古者皇帝廟多在郡國蒼梧有舜廟
會稽有禹廟既有其廟必有其祀是以我朝之祀
大明天子禮也非僭也且不廟而壇不特竊取於
茅屋祭昭王之義而已嘗考儀禮及周禮天子之
朝諸侯也亦有設壇之制焉然則 皇壇創設之
義亦可謂古也非今也此予小子所以重為之欽
仰贊誦者也然今以成周之壇制較考 皇朝之

祭禮則制度文為繁處太繁簡處太簡均之為欠於敬簡於禮言其大者則有壇之名而壇墀之制未備有庵之設而東西之址易處又若鼎鑊爵壘之啓視滌漑禮有躬臨之文而今皆攝行瓚鬯饌熟之裸奠進薦禮無明見之文而今反備載獻禮之一獻三獻前後有異拜禮之再拜四拜古今不同言其小者則祭酒斟酒但載於廟禮坩三俎三只見於壇儀登釶之陳殊名簠簋之列異行帳房之設既失掃地之義步尋之制又乖觀宮之規苟欲正壇儀之舛謬而盡復乎享 仁廟之舊制則

俱屬增減之所當先者到今雖不必一朝盡復若其儀節之大違式處亦或先從一二事而改之為宜歟

先正宋時烈後孫參 皇壇望拜禮教 丁未

明天理正人心使衣冠之倫得免為被髮左衽不與夷狄禽獸同歸者賴有大老之力也昔我 孝廟以修復之大義悉委先正先正即 皇朝蓋臣其功豈比殉身捨命者曾亦以此申申於筵席而迄無成式其後孫未參於望拜之班自今先正文正公宋時烈後孫亦許進參

李提督如松孫源擢授兵閫教

己酉

是日是侑意豈適然介冑奠卮笳鼓在庭備盡崇報之儀兼寓起感之衷予意初欲躬臨而未果豈可一番設祭徒侈觀瞻而止乎歲暮春秋無地可讀而睠彼神京益不禁有羨之思目下實政無過於培植其後嗣一以慰尊周之思一以表回甲之日李提督孫源擢授兵閫古人猶愛壁間之蜘蛛與朱之音似愛之乃爾况提督之先系本出我國而公孫反本而東來此既異矣年前又購譜冊於燕肆給其家仍使治主妥靈亦豈曰偶爾乎哉

如康世爵之後尚以派出中國有主祀人永付軍銜之故事况此家乎此後此家主祀人之無職者堂上以上隨品付加設樞銜堂下以下至白徒付司果此非予義起而創式敢欲追述 列朝盛意之一端此意使其主祀人知之

忠臣諸沫贈職賜謚其姪弘祿贈職教

壬子

四昨祗拜於 皇壇為 神皇忌辰也其日召見忠臣遺裔儒以試製武以試射而永惟再造之皇恩推及我國之忠臣欲書篆首表章忠武公李舜臣之功烈又以文正公宋時烈倡明大義許其

子孫陪參于望拜之班已為成式况忠武之受皇朝都督之誥印者乎忠武後裔依文正家例使之參班丁卯斥和人孫猶參班則忠愍公林慶業後裔之不參班其可乎亦令參班又有曠想之感一欲提教者久矣烈如忠武功如忠武又以武侯之後至今襲姓諸氏而其名曰沫者故星州牧使是也與忠翼公郭再祐後先受命再祐則崇報備至而諸沫之保障於固城赴義於晉陽之偉勲膚公觀於故監司金誠一之甄剡而朝廷之越格晉秩可以知之其後累革於星州之大捷誠不多讓

于忠武公露梁一辦然其後承零替無以自達于朝廷斷爛遺事略見於故相南九萬文集而已贈官也易名也旌閭也豎碑也尚未有一事之舉以施之欠典闕文莫過於是故忠臣牧使諸沫特贈正卿因令弘文館錫以美謚宣謚日遣官致祭其墓地嘗聞墓在鎮海漆原之間令道臣詳訪故跡以聞忠壯公金德齡兄弟生長之村既命以牲繫代烏頭獨於諸沫與其姪宣武功臣弘祿其可不視乎就其成仁之地立旌表之石大書特書之曰贈兵曹判書謚號諸沫宣武功臣贈兵曹參判

諸弘祿叔姪雙忠之址仍令文任記其陰俾作不
朽之資

皇壇大享日贈都憲申冕加贈賜謚忠正公

洪翼漢忠貞公尹集忠烈公吳達濟賜祭教

附註文正公尹煌賜祭教贈參判崔
孝一後孫壇享參班教○丙辰

夜行 壇享洋洋乎 皇靈陟降之降監在是周

旋折旋之餘益不禁匪風下泉之思增我寤愾坐
漏沉沉因此而有起想者去夜參班忠臣子孫舉
案有贈都憲申冕之後矣予於若人別致曠感以
其賢父之子克繩先武一部陽秋作為家計自丙

丁以後廢貢舉絕仕宦放跡江海之間悲歌往來
若將駕一葦而泝萬頃以朝南渡之朝廷而不可
得焉則沒齒自靖遂作海外之逸民年前綽楔豈
足曰崇報况其家世世守風節至今百有餘年耕
食山中坐不向西若非贈都憲上承下授之義之
烈安能若是卓然永有辭於千禩萬代在朝家褒
獎之典尚闕易名可謂欠事特為加贈正卿仍令
弘文館宣以節惠明日雖當 先大王諱辰坐齋
而事有關於旌忠紀節明天理正人心之功者靡
不闡發極窮到底昔我 先王尊周之至誠苦心

也齋日行政未必不為仰體之一道政官待開門
 牌招舉行又有與感者世稱節義先指三臣而三
 臣中洪學士成仁之日適在再明與兩學士各於
 成仁之日遣官賜祭在先朝則屢以御製祭
 文以寵之予至今未遑為焉今番致祭祭文當親
 撰令藝文館知悉文正公尹焘卓節高風可以樹
 百垂千頑庶懦立昨因舉案見
 之後承之繁行為諸家之最廢載者至過百人以
 予曠感之想豈無示意於此辰遣承旨致祭○贈
 參判崔孝一之忠節而不與於壇享
 之列大是欠事其子孫使之一體參班

忠烈公黃一皓追享義州顯忠祠教

附註故
忠臣崔

孝一加贈車禮亮安克誠追享顯忠祠教顯
 忠祠殿享諸臣賜祭教宣武祠修補教故通

政尹衡甲
不祧教

因關西七義士追配與加贈事思之黃忠烈慷慨
 殉身之跡尚令人隕涕當忠烈之守龍濟也有廓
 清海岱之志每登戍樓見胡騎日轢關外而無人
 為天朝出義排患者輒悲歌終夜及聞七義士
 倡論歸正欣然助成之謀遂洩而及於禍彼七人
 之為義士即忠烈有以啓之也今七人者同躋祠
 享而獨忠烈闕焉豈非欠典是地無是祠則已祠
 之而不侑忠烈則雖七人之英魂毅魄必將怵惕
 不安於猿鶴謳吟之中贈左贊成忠烈公黃一皓

正宗

列聖御集別編卷之四

三十一

追享於義州顯忠祠其日致祭

今日祇拜奉室

贈故忠臣崔孝一而又故忠臣贈兵曹參議車禮
 亮贈戶曹參議安克誠一體追享於顯忠祠○義
 州顯忠祠追享忠烈公黃一皓贈兵曹參判車禮
 亮安克誠贈兵曹參議張厚健車忠亮車元轍車
 孟胤賜謚忠壯公贈兵曹判書崔孝一而遣官賜
 祭今日當受香而忠愍公林慶業祠版同在祠中
 無異主享豈可闕為一體致祭祭文與忠烈忠壯
 同為親撰以下其餘代撰啓下忠壯則延謚於其
 家賜祭於本祠而本祠主享即故太師姜邯贊也
 亦為致祭皆於今日傳香以寓此日風泉之思○
 聞都總管李源宣武祠奉審回奏之言上兩旁風
 鞠為茂草所見甚為荒落云仍令戶曹擇日告由
 修補後望拜禮日戶房承旨與禮曹堂上戶曹郎
 官進去奉審如有修改處具由書啓總管李源宣
 武祠句管堂上差下逐朔看審○文烈忠簡忠貞
 皆因特教不祧則以忠簡忠貞為子文烈為父而
 辨節於癸丑就義於戊午真所謂有是父
 有是子者故通政尹衛甲是已一例勿違

因義士車禮亮後孫心光婚娶查實啓諭箕

伯灣尹教

附註車義士祀孫令灣府設窠給料教襄武公鄭鳳壽後孫聖鶴錄

用教○戊午

望拜行禮只隔一宵來此齋所感挹風泉際見灣
 尹報辭之轉聞者移時無語不覺寒心車義士忠
 節萬古恁麼只一人無此一人海東將何有辭惟
 茲錄後恤裔之舉非曰無憾於旌異特不過使我
 國中具視備聰之類咸知至于今不難不勢賴有
 此一人也愛人猶愛屋上之烏况乎此人之家其
 所庇類掩癡如視已家之人即秉彛之所共然藉

使鄉曲愚迷怯於官威所對雖或有些少違舛何
 忍到底窮覈吹毛成罪乎所謂已婚安知是備禮
 渠亦云爾則所謂婚單未必非假單又有一言而
 可晰者無論遠近近俗率多希望僥倖渠之因特
 教給糧馬起上者蓋為別般錄用大則崔性烈之
 宣薦可期小則張夢說之別軍職可做渠豈不知
 此來之為魚變成龍而看作弊屣一念只在於七
 十老父母之離捨泣訴兵判乞即還鄉此一款可
 謂忠臣之裔又有孝子今若以聘與奔之真假苛
 生別議論歸之告官之失實則渠之奇壯於是益

著而營邑之做錯乃反益彰深為箕伯灣尹恥之
 然而以朝家至誠為其家之苦心見營邑舉行之
 反常理悖恒情自不免始焉無語終又為之寒心
 灣報雖欠商量卿何無所變通濶狹於騰啓之前
 以貽朝廷不擇營邑之臣之恥乎前月兵判李時秀筵奏車心光
尚未婚娶教日義士之後尚欲用年過三十迄
未婚娶云者箕伯灣尹可謂不能舉其職者在他
道他邑年來朝令何等申嚴固不敢若此况該道
該邑乎又况是誰之家也是誰之後也伯查實狀
至今為緜曠之夫抑何委折為先令道伯查實狀
聞當該道臣守令一體指名現告贈牧使李士龍
之後一人長置禁旅向有定式何况車義士家人
乎奉祀孫令灣府別設料窠一窠無論年之少長
永為給祿每人初給祿時必也狀聞祿米依護軍
祿自本曹成給官教以該府公穀會減事定式北

道人康世爵即不過流寓之人永付司果世世給
祿為不易之規車比於康其高忠卓節豈可同年
而語乎如是定式之後渠父當受祿口傳即為下
批授護軍官教於車心光給糧資舖馬下送恒例
外倍數題給公穀勸婚而仍令道帥臣灣尹優助
婚需另擇婚處過婚後亦即狀聞心光情理勢難
遠離其外亦有可合收用人枚舉狀聞事并令廟
堂行會○嘗見龍城雙義錄之印出者知其贈兵
曹判書襄武公鄭鳳壽其弟贈戶曹參判鄭麒壽
之事蹟日前知其後孫聖鶴之上來令內閣尋其
賣來之古蹟文字豈特為渠家之至寶乎大抵襄
武兄弟之功之烈光于屬國彰于海內今於其
孫之登筵也如對伊人之典刑而摩挲遺編嗟嘆
久之何可無一言而還其卷乎且渠千里裹足未
京印行渠先實蹟其心
可取幼學鄭聖鶴錄用

錄用忠翼公鄭崑壽寧遠伯李成梁光國功

臣俞泓後孫編成尊周錄教附註丙辰贈承旨趙廷翼賜謚

故博士尹衡志贈職贈都承旨
鄭百亨後孫壇享參班教

竊稽我 穆陵朝重恢之業始基於平壤之捷終
成於南海之戰而時則有贈領議政西川府院君
忠翼公鄭崑壽控于大邦靖我四方有赫聲烈刻
畫金石至今照人耳目是日晨朝遙拜 神宗顯
皇帝諱辰有風弗弗泉亦東流愜我寤嘆尤增榛
苓之感記昔西川府院君之奉使也 聖祖諭之
以國之存亡在卿此行及單車入燕慟哭司馬門
下石尚書以為秦庭之哭無以尚之敷奏天門
帝赫斯怒璽書先降而褒詡行人泣血之誠王師

踵發而盪掃遐陬氛翳之氣遂復我兩京八路維
億萬年奠于磐泰莫非我 顯皇扶顛字小之盛
德至善沒世不忘而若其至誠格天用將 皇威
之功則西川為首於當時諸功臣恭觀 先朝嘗
以三月十九日望拜於殿庭而起感於故相文貞
公金墉之在館請援特命其孫將臣金聖應參班
仍加品級矣况當是日行是禮豈可無述志示意
之舉遣官就西川祠版脩祭祭文當親綴且思之
肅廟甲申宗伯之臣建白別設軍銜一窠以待其
祀孫其後未聞有司之遵守西川祠版之在何地

與祀孫之誰某令吏禮曹訪問以聞曾聞寧遠伯
七分之摸寄在江都而颯爽酣戰之姿尚令人肅
敬云其祠有額號乎否下諭守臣撫實啓聞寧遠
之家搃管李源之子孝承遭艱而適因兼帶之別
軍職雖給軍監之散料料與祿體段各異殊有違
於不絕之義所受散料換作軍銜祿闕服間權給
前府使李宗胤即搃兵之七代孫而居則在於影
堂所奉之地即令御將李漢豐作闕其營中軍以
宗胤擬入欲說 皇恩涕在言先人情久而狃安
大義日益湮晦并與朱夫子八箇字訓語而漠然

若相忘則君君臣臣之所謂天經地義幾乎熄矣
 此尊周錄之所以編輯也荏苒遷就汗青無期俾
 即專意完篇命將東援即再造我邦之恩而頒降
 寶典一洒二百年之誣汗尤豈非萬倍於東援之
 昊天罔極之恩也嘗見光國志慶錄故相李奮之
 記語曰 聖祖至誠事 皇朝皇朝之父母於我
 亦無所不至此 聖祖所以得於 皇朝不止於
 光國而復有壬辰再造之恩此言誠然光國元勳
 即故相忠穆公俞泓贈領相文貞公黃廷或贈領
 相文烈公尹暹而忠穆為上价奉寶典而東來今

其嫡長孫漢章以老職襲封杞寧君亦令吏曹問

其居住有敦寧則同敦寧擬入否則同樞實職今

政差除以為記此日之道

然比之同時賜謚諸臣相伯仲特贈正卿今番兩
 義士議謚時同為舉行贈都承旨鄭百亨節義卓
 爾觀於十旌門可以知之况其地處何如而既未
 易名其後孫亦不得陪享云豈非欠事使之參班
 故博士尹衡志斥和一疏不下於胡澹
 菴則尚闕貶贈之舉其可乎持贈三品

本朝義士白大豪等 皇朝漂人林寅觀等

春秋并享顯忠祠壇教

附註壇祀
 儀節教

皇朝崇禎丙子以往山河包羞草木帶腥而尚今
 為志士之所扼腕而裂眦者辛巳之崔孝一車禮

亮事也丁未之林寅觀陳得事也當崔孝一之市舟浮海也關以西許多壯士被酒悲歌相送於港口而謀洩爭死無一得脫其勇也扛鼎其術也舞劍其忠義也薄雲而耀日畢竟事不成而死者命也同時被禍已蒙旌褒之外又有二十一人而名姓之傳者僅七人耳猿鶴謳吟尚有煩冤茫然風沙水落石出每西望歛歛未嘗不拊髀於邑有宋威愍公鄭驤葬以衣冠而建祠以祀之唐衛士手擊金虜以死而名字不聞朱子猶表章之崔車諸人之祠亦倣威愍故事則以其姓名之不傳詎少

衛士之忠節乎木牌紙榜廣招享之蓋有崇節祠近例而府內既有顯忠祠以其牌面藏棄本祠遇春秋祭日竝享于壇仍令道臣就其祠題其牌面曰 皇明義士白大豪等二十一人祭用剛鬣斗酒著為式若林寅觀等九十五人之事固出於迫不得已之意而故副學李端相之詩故洗馬尹以健之疏可以無愧於千秋彼九十五人之一時竝戮慘傷錯愕何嗟及之其來泊雖在耽羅其回程必由灣上而于今一百三十有二年之間尚未有宣鬱疏寬之舉其為闕典欠事莫有過此適當二

十一義士竝享之時九十五人一體造牌同祭題
曰 皇朝遺民林寅觀等九十五人若是則禮似

有據義似有辭并以此意分付神理不甚相遠則距泉漳不啻負邈况百餘年之後始行並備之典年之久地之遠有如彼其所招招之舉宜有拔異之例略倣城隍設告儀節行祀前期先令守臣告于城祠祭日備禮行事告文道臣撰送

錄用 皇朝人黃功後孫教

中州之難士多浮海而東者蓋自管幼安始而唐
之南敏宋之鄭臣保諸人即其亞也及至 皇朝
啓禎之間山行水宿踵相接焉錢塘黃功其較著
者去國憂憤往往發之吟詠而尚操南音樹高牙

擁大節立勲邊上之蹟亦有可以因詩而見者况
與林陳問答之時嗚嗚咽咽如慶卿歌而漸離筑
髮森森衝冠其人之豪雋魁壘於此又可知耳若
使其人當晏燕無事之日奉皇詔而來則東之士
女將奔奏於車塵馬跡之傍瞻望其皇華四牡之
儀而亦不可得也又若其子弟隨至則仰之以貴
游推之以上座而今也飄零百年之後習俗之淺
之愈甚玉佩文章尚矣無聞名編行伍負薪不封
真所謂淮橘為枳寧不惻然而傷心後孫世中雖
得討捕使銜其嗣胄落在鄉曲尚不沾祿豈不是

死聖後集另編卷之四
四十五
欠事黃公功奉祀玄孫淮陽幼學聖才先令御將
付該營勸武招見身手啓聞而起送時道伯給舖
馬糧資世中子出身胤付祿禁旅

忠貞公鄭雷卿後孫錄用文正公趙光祖家
可為祿仕人訪問教 己未

予於忠貞公鄭雷卿事心常礮磊不能舒當俘奴
侵辱之日見陵之恥百倍鄰喝忠貞憤恚之甚而
欲以計挺身下手竟未免被害國人至今悲之如
學士焉此豈非所死之事不同而所死之心同歸
於殺身成仁者歟忠貞即質館之一從官耳身不

佩國家之安危職不與廊廟之訄謨爰暨乃僚旅
往旅返則爵祿富貴固其儻來而不耐滿腔之憤
必去反喙之賊捐棄死生發謀出慮欲假手以誅
殲何其忠也及夫不密而露也一言遜謝則其軀
可全其難可釋而男兒死耳不死非夫不撓不屈
拜辭君親蹈白刃如就樂地何其義也嗟嗟孝元
甘與之偕死儻使忠貞之計得行於當時除俘奴
如腐鼠耳俘奴除則憂虞可祛八九分亦可以安
意專力於修攘之策而忠貞之志未就忠貞之身
先死者天也非人也胡銓斥和之書魯連蹈海之

操誰昔所養有以致之而况其臨死從容能人所難能者尤亦凜凜然可敬可感然於忠義之家不幸出亂逆而若敖之餒今焉七十有餘年矣因後孫之有累揜祖先之大節殊非朝家尚忠褒善之典前此特舉易名意豈淺淺近者鄭文簡祀孫既授之一命之銜旋與以百里之任文簡忠貞之節烈竝耀齊美而均是無故之派同一主祀之人蔭補之或施或否亦豈一視兩家之政乎鄭思忠直孫之為忠貞後者令銓曹問名擬初仕祠版所在處當致酌鄭文簡祠版一體設行并待祭文製下

舉行先正趙文正家亦有念舊錄後之命而反又零落年前賜祭無異委命於草莽念及先正為之愴愴可為祿仕之人亦即訪問

李提督後孫熙章唱第日除職教

附註李熙章紅牌改

書教
庚申

武科前宣傳官李熙章即提督忠烈公之後也提督東來時聘我國士族之女生丈夫子仍留東土為熙章之所自出而流落海陬且數百年始有科名豈不奇哉令該曹摠府經歷加設口傳擬入明日肅拜時使之同為謝恩而鍾儀南音不忘本也

此後如熙章家人之登文武科者於放榜日以花

牌拜于宣武祠及提督祠字著以為式

熙章紅牌
聞有年號云安寶之承宣何其固陋乎抱此牌拜
其祠彼固識葦雖不知其類之有泚想惟如水在
地之提督英靈其果夷猶於未拜之時乎紅牌一
張即為改書安寶招致李孝承給之仍令宣武祠
郎官今日內率往更拜亦即更拜其家祠
字此後似此之人紅牌及教音依此例

禮曹贈執義洪頤中贈都承旨洪錫箕旌贈

議啓批 已未

昨年 皇壇望拜也起感於林陳航海時事仍和
故副學李端相詩而際見新印晚洲遺稿尊周錄
中有次其韻者悽惋忼壯令人有痛飲黃龍之想

又其擬檄之辭磊落可觀如荆卿挾劍伍胥橫戈
之句真先正所謂氣湧如山者昔朱子跋張忠確
公家問曰非其胷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朝
家於此人亦云况當汨陳之時奚靳崇獎之典令
該曹特贈正卿其父又以篤孝純行聞於世而尚
闕旌里之舉亦可謂欠事依義肅公申舅家例就
其里表之曰贈司憲府執義洪頤中贈吏曹判書
洪錫箕父子忠孝之閭

事大禮說

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夫

既禮云而不體而履之則非禮也故朱子曰行之
有時施之有所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臨事之
際無以合宜而應節大抵斯禮也至精至微至嚴
至密揆諸天而合於理叩於人而叶于情有非俗
士拘儒一己之智私所可濶狹也按國朝五禮儀
文武官方喪斬衰之制布帽有纓無角布團領不
緝邊麻帶皮靴所以洗漢唐之謬蕩羅麗之陋而
始備斬衰三年之義者猗歟誠卓越千古矣 皇
朝惠宗皇帝朝則麻冕裳退則衰杖經 仁宗
孝宗亦皆倣行而於戲沒世之思至今未艾蓋晉

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之孝文行之而不盡宋之
孝宗慨然欲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而不能推
之於四海然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乎已者是耳
猶未若我家成憲之永有辭於天下萬世然而亦
有盡美未盡善之歎焉期雖曰三年服雖曰斬衰
究其制度則既異於視事又乖於莅喪有不可以
不議者顧我國禮律一遵 皇朝皇朝之易月雖
不及於我國之行三年而我國之帽袍亦有愧於
皇朝之服衰經昔我 仁廟己丑文敬公金集上
封事論古今喪禮異同仍請復古制廷臣多異論

而未施 孝廟己亥臺署合啓館學抗章又有文
正公宋時烈等依朱子君臣服儀之請而時議沮
之 顯廟癸丑當 寧陵之遷奉也大臣只服白
衣先正又引 仁廟朝 穆陵遷奉時文元公金
長生貽書新豐府院君張維之言而請為冠經衰
裳之制事遂寢 顯廟甲寅欲改定而因先正去
國未果焉 肅廟甲午以君臣服制之用朱子定
論詢于大臣儒臣始定一王之規至庚子稍變前
制而尚未盡改及我 先朝決意行之 御定補
編書出而遂復三代之舊矣雖聖人復起無容貳

辭盛矣哉大矣哉既盡善而又盡美矣自我 列
聖至誠事大聞 皇帝計即日舉哀及頒詔如之
成服服斬衰率羣臣舉臨三日然後易服即吉而
羣臣亦不敢以外藩之陪臣自居用我朝臣為君
之制者凡爵品恩賚 皇朝則如視內服我國則
自比內朝况於華使之來先有問禮之行亦必有
稟命而有是制也若使 皇朝至今在者於 皇
帝之喪但當遵用我國補編見行之式而布帽變
以為喪冠布纓變以為葛經絞帶變以為經帶皮
靴變以為菅屨無杖而有杖則是制不惟行於我

國亦為天下海內之所共聞知而今也則不然周禮雖在於魯越賂日入於吳心貌殊歧情跡異貫以時則不當為之時也以地則不可施之地也時不當為地不可施而原田每每舍舊從新亦何忍哉勝國於完顏之喪百官玄冠素服三日而除遂以為例今日之所可援用者類於其時而其所處之地則又比之亦不似萬萬矣當此拚名弁義之時忍痛含冤之地泯泯默默存而不論惟將俟百世而決疑於聖人乎求其說而設其難聽之或者之說其說有七條一則曰理一而已義無二致一

之則常與正二之則亂而悖秋豪之差千里之謬可不懼哉畏哉袍帽之制革而不用先王成法揭若日星而補編成於戊寅彼中事其後初有崇德臣事昔已包羞之甚矣癸未辛丑壬寅乙卯彼中有事輒以服斬衰為號到今五禮儀與補編之制判異若謂衰經之代以袍帽為不當用於彼而更用已革之袍帽其號則斬而斬有二制昔之襲用尚可諉之用於皇朝用於我國之不嫌其同而今若難於歸一強取無於今之制牢作獨為彼之具則臣事既包羞二斬又取侮果不背於理惟

一之義而亦可曰常與正乎二則曰受教自受教
譏議自譏議祛袍帽已行之制用衰經未行之禮
則人之創觀者其將曰不於皇朝而為之者忽
然加之於彼將何以自解乎然而仍舊則便當仍
舊改制則便當改制而先招四方之譏奈何三則
曰儀禮之喪服有曰總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
曰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石渠禮曰為天子總衰
既葬除之王昭禹曰諸侯之大夫自天其君則為
王總衰而已朱子曰為君為父皆服斬衰諸侯之
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戴德

曰諸侯之大夫聞天子之喪服總布衰裳十一升
白布冠纓緣十一升帶亦如之經用枲麻葬已而
除射慈曰諸侯之大夫雖未會見猶服士以下則
無服郝敬曰不可以陪臣服斬晉簡文之喪邵戩
議鎮軍府參佐綱紀之服而用諸侯大夫之制服
總衰然則處今日之變而議今日之禮者其將如
之何而可也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箇字無時不
在無地不然然則姑為三代通行之禮而已服色
之有改但駭一時之觀瞻喪制之失正不免萬世
之疵議則其從其違大可見矣四則曰今日之事

但當無服服之設緣恩義也彼於我何恩何義而為之服也壬寅乙卯之事近且逼也今去乙卯六十餘年豈容畏約無窮膠守死法而不知變也五則曰袍帽之制不緝邊又加麻帶果有二斬之嫌緝邊而去帶則差可六則曰我使之在燕者以烏帽白袍成服云以此倣用未為不可七則曰勅行留館不過數日則我以四日成服之非禮而退以七日為言於彼待其回程之後依權停禮用以淺淡服則可謂無所事矣夫義理者天下之公也今日之服雖用淺淡之制名之曰斬衰則便為斬衰

即無論服色之淡素布升之麤細斬則斬也欲求義理之所在先觀名實之相副豈必以俗眼之駭瞻衆口之聚訟有所增損於其間哉更用袍帽斬有二制誠如云云而猶未思夫時與地之不當為不可施也先招譏議何以自解果或然矣而此亦但為畏譏免議而發也予所大懼者一部陽秋置之芭籬久矣習熟見聞恬不知愧滔滔髯婦世入陶輪朱夫子所謂真胡族類不幸近之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改袍帽而為衰經則人之見之者比方於已行之例或認以反復重焉譏議之至固不足

有無若又真箇以從厚從重錯認而誤解則人心之陷溺尤當如何禮節之少有出入有未暇恤大義之漸至浸漶不可不念矣總衰之制成周不易之典也朱子已定之訓也漢晉以來諸儒之說不啻綽有可据而論其本則總衰亦為天王之服也服不當服禮不稱禮顧何異於斬制直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有何校於情快於心乎若無服之說豈云非矣審如是也則無難事矣奚但無服而已郊迎之禮庭臨之節亦可以一切除之矣 顯廟壬寅執義權格以書狀赴燕適值清主之喪堅卧不

起不為成服此固第一等道理而舉一國有不可以守此道理薪膽之計左矣王帛之恥深矣形格勢禁謂之何哉只用袍帽而緝邊去帶是又何等儀制可以祭服名乎可以官服稱乎見於經文乎載於邦禮乎其不可從也決矣近捨國中袍帽衰經之制遠倣行人入燕受服之規尤是非禮之禮以堂堂禮義之邦乃反取法於彼豈非所謂出喬入幽而能免乎周公之所膺乎且况勅行之東來也必求儀節以較前例即彼中之法也今雖改制而為淡袍或緝邊我所以瞻示彼人者當依舊以

死理從集別編卷之四
五十四
斬衰矣號為斬衰餘何可論成服之不以七日而以四日固半上落下無所據依而瞞其告而覷其回欲為此不誠之舉反不若包羞之為矣人之處事當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無纖芥可疑然後可以行於蠻貊而八紘九垓之外千秋萬代之後自無愧色然矣莫曰昇平既久保無他虞謀國之道宜圖萬全萬有一洩露於彼質問於我則我將以何說對之宋文正之言曰為區區苟存之計則無一事不出於苟其小小得失何足較量真格言至論也蓋第一第二說各有所執而猶蔽於偏第三說

近於泥第四說傷於快其下三說尤卑淺而紕繆矣呂東萊居憂有文字之事陸子靜以為不安於心不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朱子亦許其說之有理心既不安矣理又不契矣顧何必費辭乎今所以仍舊者非不曰知非而其所以知非者蓋亦迫不得已也包羞既云權矣知非獨非權乎以權較權可謂將無同耳譬如屠家之學佛夫豈以義諦之一二法乘之上下有足較絜而軒輕哉若我列聖之事皇朝也陪臣之俱服斬衰如內朝之義即如右云云而我朝公卿之入仕

皇朝而為卿大夫者還歸我朝又為我朝之公卿如襄節公韓確固尚矣尹鳳鄭同諸人前後相望又以執壤之使或兼皇華之尊無以異乎齊管晉荀之於周家也故受服之制一皆稟裁於皇朝而及夫宋室之涖灘頻更漢官之儀衛未覩則絳雲青簡何嗟及之夫所謂知非與包羞一也若為洗謬則滋惑姑且仍舊則寡過與其滋惑曷若寡過聞此說者其將以為知非而不改則飾非也焉有曰以義理而乃有飾非者乎云而此亦有不然者不當為而為之不合於禮則固非可謂禮也若

無於禮而合於禮則善矣否則仍舊之失小滋惑之嫌大所謂疑者闕之而疑傳疑信傳信者非此之謂耶漢制大吏則重喪亦不持服小吏則輕喪尚皆解官輕重失序史氏非之今之為說者以今而較昔加之以大小輕重之別則豈不有傷於尊攘之義乎且服衰者不得出門而名之曰衰以衰而送勅行於郊外亦豈有似此禮律若以官服而送之以速彼人之問則雖無野獲之禪謔亦無難於辭命矣禮曰君子之禮也有直以行也有曲以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撫也又曰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亦旁照之一端唐制有僧道出家者之服制而宋則不載於禮以司馬溫公兩程夫子及朱子之邃於禮學不一議及者何也誠以彼類之有服無服不須較論於頭顱已判之後也吾於此亦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朱子不云乎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世之凡百君子毋拘拘於仍舊毋斷斷於改制而揭春王一統之義講匪風三章之旨亂極而思治扶陽而抑陰俾一日而天下歸仁焉則易服色特一轉移間事即朱子所謂實而大者也此豈非體

履之本歟

題曆事明原後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也章莈紀元餘分之所積也圖書為理數之原卦畫為陰陽之本天以一而圓地以二而方人以三而角自黃帝始立星官高陽有二正堯舜有羲和禹有昆吾湯有巫咸周有史佚魯有梓慎晉以卜偃而馳名鄭以裨竈而流聞子韋在宋甘德在齊及至漢唐之際信都洛闕起而其制愈密一行淳風出而其法寢備於是乎歲差之法又從以興

矣歲差定然後曆法明曆法明然後人時授人時授然後稼穡登宋之大明曆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之虞廟曆以一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大同曆以一百八十三年差一度唐之開元曆以八十四年差一度宋之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而虞喜何承天之論紛然若聚訟雖使甘石步星容成握籌未易剖決也審矣蓋月令之中星不以堯典為準而然也人謀日巧學在四夷清蒙氣差之說忽出於崑崙以西之地而徐文定梅文鼎揭之為不祧之令典舉四海萬國遂入于羶裘漣酪之中中

州之亂於斯極矣朱夫子曰曆所以理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旨哉言乎千歲之坐致者不其然乎予亦曰西漢之太初東漢之四分隋之皇極唐之大衍五代之欽天為曆家之祖宗云耳

列聖御製別編卷之四

奉

教校正

奎輔國書祿夫議政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師屋 奎蘭提學臣 金載瓚

輔國書祿夫領敦寧府事永安府院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均館事 奎蘭檢校提學臣 金祖淳

輔國書祿夫判中樞事兼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均館事 世右賓客 奎蘭提學臣 沈象奎

崇政大行議政府參贊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均館事 世右賓客 奎蘭提學臣 南公輒

崇政大判敦寧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均館事 世右賓客 奎蘭提學臣 徐榮輔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同知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右賓客原任 奎蘭提學臣 朴宗慶

嘉善公觀禮兼樞密使兼左副都承旨兼左副都承旨兼左副都承旨兼左副都承旨 奎蘭提學春秋館提學臣 李存秀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官同知均館春秋館事 奎蘭提學知製臣 金履喬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 奎章閣檢校待教_臣朴宗薰
通政大夫禮曹參議兼 世子侍講院輔德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_臣李魯益
通政大夫監祭署兼 經筵贊善秋館修撰 世子侍講院輔德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_臣李龍秀
通訓大夫館應教兼 經筵講官秋館修撰 世子侍講院學士學發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_臣李光文
通訓大夫館應教兼 經筵講官春館修撰 世子侍講院學士學發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_臣鄭元容
通訓大夫館修撰兼 經筵講官春館記事官 世子侍講院學士學發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_臣朴綺壽
務功郎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 奎章閣待教校書館正字知製 教_臣李鶴秀
奉

教監印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_臣成海應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_臣元有鎮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引儀 奎章閣兼檢書官_臣柳本學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_臣徐有殷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檢書官_臣柳本藝
通訓大夫行司圃署別提 奎章閣檢書官_臣李度衍
効力副尉守忠武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_臣李文哲
効力副尉守忠武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_臣洪羲人



